

<<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1705976

10位ISBN编号：7801705971

出版时间：2007-6

出版时间：当代中国出版社

作者：刘志琴

页数：27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&gt;&gt;

## 前言

序言：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 改革家素来是以政绩为评判的依据，政绩都产生于当朝，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？

这个问题的提出，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。他们为了富国强兵，鞠躬尽瘁，立下丰功伟绩，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，商鞅被五马分尸，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。

他们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，即使贵为至高无上的君王，在改革中难逃覆灭的也大有人在。

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，推行胡服骑射，却被反对派包围，活活饿死。

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都挡不住反对派的反扑，又何从指望当朝对他们有公正的评价？

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、惨遭不测的情况下，却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张居正。

张居正是十六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。

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，历经科举考试，从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官至内阁大学士，在万历王朝初年（1573~1582）当了十年首辅，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，把衰败、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，史书上称他为“起衰振隳”的“救时宰相”。

“救时”这是很高的评价，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，更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。

他的赫赫功绩，堪与商鞅、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、中期与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。

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王朝的首辅，王安石是一千年前北宋熙宁王朝的宰相，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孝公的宰辅，他们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，可说起他们的改革业绩，却万古流芳，于今不衰。

这三人分处于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，是封建社会创始、发展和挽救没落的三大功臣。

张居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病而亡，是唯一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，可他身后也遭遇不幸，全家被围困，饿死十多人。

尽管历史的发展证明，他们力筹富国强兵，功效卓著，惠及后世；他们的改革思想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；当朝的统治者又无一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，而他们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，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？

！

商鞅废除井田制，按军功授爵，奖励耕织，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，此种变革影响之深远，足以使商鞅成为开创封建社会的第一人。

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，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，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。

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，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，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，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大不相同。

王安石实施青苗、均徭、农田、保甲、雇役等多项制度，使得国库转亏为盈，摆脱财政危机；张居正整顿官府，考察名实，清丈田地，推行一条鞭税法，振兴了衰弱的王朝。

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，直到封建王朝的终结。

不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，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改写了当朝的历史，在后世也都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，但终其封建王朝的历史，无论是最高当权者还是文入学士对两者的评论都很不一样，也使他们承受的荣辱并不相同。

以王安石来说，在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，除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，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，《宋史》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，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，对后世起到了主导的作用。

清代的《四库全书》不仅对变法全盘否定，而且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“彰善”的美誉，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则概以“瘴恶”论定，以致有“受谤七百有余年”之说，直到十九世纪末严复、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。

张居正死在任上，虽然得以善终，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。

## &lt;&lt;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&gt;&gt;

万历十年（1582）六月二十日，张居正病逝，同年年底即遭弹劾，次年“诏尽削居正官秩，夺前所赐玺书、四代诰命”，家产籍没，其兄弟张居易、次子张嗣修被流放，家人被围困饿死的有十多人，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，愤而自尽。

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，比王安石要不幸；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，王安石被诬七百余年，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，崇祯年间全面平反，恢复谥号荣衔，子孙袭职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为张文忠公祠，以供后人瞻仰。

《明史》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“海内殷阜，纪纲法度莫不修明。功在社稷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”。

当张居正被诬之际，皇帝一声令下，群臣莫不胆战心惊，更何况人亡政息，对张居正群起而攻、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。

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，刑部尚书潘季驯、户部尚书王遴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，虽然他们都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，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然不绝于缕。

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“宰相之杰”；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“社稷之勋”；有的刊刻遗集，自行出版；有的抚文追思，怆然泪下。

由此可见，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，官员、士大夫就自发地为其辩诬表冤。

当然，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，但令人玩味的是，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，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，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，是一批人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。

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，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，但他一复职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，要求宽恕张居正；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，适逢张家被抄，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，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，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；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，复职后任吏部侍郎，又因为维护张居正，再次被降职；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，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，复职后以一首《哭张江陵》公诸于世，以示缅怀之情。

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，当初因为政见不同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，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：“功在社稷，过在身家。”

面对张居正，他竟然怀抱内疚，声称“奚愧矣！”

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，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。

这不能不使人惊叹！

张居正何德何能，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，且不顾个人的恩怨，络绎不绝地为之鸣冤？

论人品和学问，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，王安石默默地死去，反对派犹追打不息，使其受谤七百余载之久。

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，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，还召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，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！

喜耶？

悲耶？

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，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。

可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，竟然发生在明末！

是非荣辱的大颠倒又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！

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？

！

后人的追叙，也许能为我们解开这历史的谜团。

明代人说：“居正受遗辅政，肩劳任怨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。”

“板荡之后，而念老成；播迁之余，而思耆俊。”

清代人说：“恩怨尽时方论定，封疆危日见才难。”

“功在社稷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。”

应该说，上述言论只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，但这一小部分却道出了足以发人深思的内容。

他们都从“日久论定”、“板荡之后”、“封疆危日”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，重新评价张

## &lt;&lt;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&gt;&gt;

居正，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。

张居正逝世后，随着新政的废弛，时局急剧败坏，社会动荡，危机迭起，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、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，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，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，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沦，梦想追回万历初年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，张居正就成为“起衰振隳”的偶像。

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、遭到打击的官员宁可丢弃个人私怨，重新拜倒在他脚下，固然表现出了这一批官员对王朝的竭尽忠诚和憨直、无私的个人品节，也是无奈而又无能的选择。

晚明王朝不乏饱读经书、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，可他们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，他们要面对的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，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。

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，但在封建社会末世，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。

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历史，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。

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，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，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，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。

多少次农民起义，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，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，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、发育起来，愈到封建社会后期，愈强化。

发展到明朝，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，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，一切都由皇帝独揽，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。

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，衰败的景象却远远超过汉末、唐末和宋末，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，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，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。

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，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，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百病丛生，沉疴临绝，不变则亡。

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，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，争得了王朝短暂的复苏。

在这之前，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，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，但都以失败告终，狼狈离职，只有张居正获得成功，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又遭到皇权的践踏，十年新政，顷刻间灰飞烟灭，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，无论改革成功或失败，改革者都要遭受灭顶之灾，遂至无路可走，这个王朝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。

晚明的历史证明，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，所以清代人说：“明只一帝，太祖高皇帝是也；明只一相，张居正是也。”

明代的皇帝有十七位，何以只有一帝？

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，是创建明朝之父；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，何以只有一个？

因为唯有张居正才扼制王朝的颓败，成为“救时宰相”，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，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。

正因为如此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断言：“明代有种种特点，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。”

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明王朝，也有过能人辈出、群星灿烂的辉煌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。

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，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，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。

明末的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：“手舞足蹈而不能已。”

“盛赞其是“千古奇人，千古奇书。”

“这刊刻在万历末年的《张太岳集》，系张居正的奏疏、书牋、札记和诗文的汇编，算不上鸿篇巨著，也不是刻意为文之作，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“庄雅冲夷，真醇正大！”

“盛赞这是典雅、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，字里行间充满钦羨之情。”

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，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。

如果说这“奇人”是指他人人生经历，那“奇书”当指他的胆识和思想。

后记 去年应北京读书人VIP俱乐部之邀，开讲“重识明史”的系列讲座，在这期间我的《张居正评传》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，这是二十年前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约稿。

嗣后由于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社会文化史，多年不能践约。

## <<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>>

但是萦绕在心底，挥之不去的却是对明史的思考，这不仅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，更重要的是晚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。

十六、十七世纪之交当世界开始走向现代化之际，晚明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，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滋生异己的成分，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与传统相叛离的因素，沉睡的中国不由自主地站到资本主义激流的边缘，但又未能跨出这一步，走向新世纪。

它身陷泥淖，却又以澎湃的思潮，变幻的风云，绮丽的社会风光，构成王朝末世从未有的奇景异观，给今人留下说不尽的悬念和思考，这对我有永远的吸引力。

也是从去年开始，在影视、传媒和出版物中兴起了一股明史热，促使明史研究从书斋走向大众。这股热潮虽然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，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明史情结的又一次演绎。

早在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，梁启超说它的原动力就是残明思想之复活；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，最初是以反清复明的种族革命为号召，以宗奉明代认同华夏子孙；二十世纪初，胡适提出中国文艺复兴问题，主要着眼于晚明的社会思潮；民国初建，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《祭明太祖文》，昭告天下；1944年的延安，郭沫若撰写《甲申三百年祭》被列为整风文件，教育共产党人勿忘明亡的教训；建国前夕，毛泽东最先召见的历史学家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，与之畅谈明朝的兴亡；1959年的庐山会议，彭德怀的万言书与海瑞结下不解之缘；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以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》为开端；毛泽东的对外方针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”是取之朱元璋的谋士朱升的对策；张学良被囚禁后，政治失意，经常阅读的是明史。

一部明史，尤其是晚明的历史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，在三百年后的现代中国吸引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？

晚明正是处在时代大转折的十字路口，何去何从是有关中国命运的选择，张居正一度跻身在风口浪尖。

他的君臣共治思想，惠商利农的导向，近民便俗的政策，有没有可能有助于融化封建主义的坚冰？

这也许是永远有争议的话题，因为历史没有假设，历史的发展早已打破这一厢情愿的设想，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。

张居正成功地创造了从政治推向经济的改革模式，但为什么立下丰功伟绩的改革家要遭受不幸的命运？

应当让这种思考交还大众，凡是历史存在的，都应该由创造历史的民众共享，这是我的信念。

正是基于这一信念，我将书斋式的《张居正评传》改写成了大众化的读物。

首先感谢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信任，因为这一部书是他们创立时期的第一批约稿，却在最后一批交稿，多年来他们总是在耐心等待。

当有改写动议的时候又得到研究中心蒋广学先生的理解和支持，为此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刘志琴 2007年3月26日

## <<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>>

### 内容概要

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，他从寒微中奋起，当了十年首辅，将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，通过修明法度、强化监督、近民便俗、惠农利商，使衰败的明王朝一度恢复生机，人称“救时宰相”。在风云际会中，他刚毅深沉，多谋善断，却又独断专行，用人不当，以致祸起萧墙。他饱读经书，倜傥豪放，冷峻严酷，威震当朝，却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。伟大与渺小、无情与重义、拒贿与好谄集于一身，这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张居正。

《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：救时宰相张居正》正是以十六世纪宏阔的历史为背景，向人们展现了张居正不凡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开创的不配业绩。

<<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>>

作者简介

刘志琴，凤凰卫视世纪讲堂首席讲师；热播剧《大明王朝》历史总顾问；央视力推大戏《张居正》历史顾问；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专家；权威明史研究导师。

江苏镇江人。

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，主要研究方向为明史、社会文化史。

著有并主编《中国文化史概论》、《晚明史论》、《张居正评传》、《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》等书，出版《悠悠古今》、《思想者不老》等散文随笔集。

<<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>>

书籍目录

序言：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第一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第二篇 少年才俊初长成第三篇 进退应对中的求索第四篇 经受风云变幻的磨砺第五篇 在对外防务中初显身手第六篇 洞察时弊的对策第七篇 在执政危机中胜出 第八篇 从政治启动的改革模式第九篇 惠农利商的大手笔第十篇 近民便俗为本第十一篇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第十二篇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第十三篇 新政理想的破灭第十四篇 世上已无张居正后记

## &lt;&lt;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权力较量中最后的角逐 在内阁混战中，张居正基本上保持中立，且与交恶的双方都能保持友好的关系，这使他在频繁的人事更迭中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他的左右逢源，并非是浅薄之举，而是工于心计，在关键时刻显露峥嵘，往往能成就大事。

徐阶罢相后，内阁中还有李春芳、陈以勤和张居正。

李春芳是个老滑头，权在徐阶的手里时拥护徐阶，徐阶的对手高拱上台，又拥戴高拱。

他自认为精通老子的阴柔之术。

这位好好先生，八面玲珑，成事不足，当不了大任；陈以勤年迈多病，已不可能有所作为。

论资排辈，张居正还得在这两人之后。

隆庆三年（公元1569年）赵贞吉入阁，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他自幼酷爱读书，成年后以博学闻名，在朝廷中“议论侃直，进止有仪”，言谈、举止、风度都深得皇帝的欢心。

他也因此恃才傲物，对同僚视若小辈，直呼张居正为“张子”，有什么疑难政事，往往甩出一句话：“唉，非尔少年所解！”

让人下不了台，其傲慢可想而知。

他既有温文儒雅、进退有仪的风度，又轻慢大臣，随意直呼其名。

彬彬有礼与无礼之举看似矛盾，实际上他不是不懂礼貌而是轻蔑同僚，可见他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狂妄之徒。

他自视为张居正的前辈，又岂能排名在其后？

这对张居正来说是一大威胁。

使张居正忧虑的是，这个瞧不起自己的人，却受到皇帝的青睐，这就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对付的事了，于是他推出高拱来抵制赵贞吉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这是张居正的谋略。

此举虽出私利，但从实践结果来看，不失为明智之举。

高拱本是隆庆皇帝的老师，与其关系密切，又与张居正有私交，对时局的看法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正是高拱再度入阁后与张居正密切合作，才取得了军事改革与蒙汉修好的重大胜利。

张居正与高拱的交好，还留下了不少佳话。

起初他俩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，有一次早朝相遇，高拱一见张居正脱口说出：“晓日斜熏学士头。”

湖北人有“干鱼头”的绰号，张居正是湖北的学士，那张居正的头就是“干鱼头”了；张居正不甘示弱，随即对答：“秋风已贯先生耳。”

“秋风贯驴耳”是一谚语，河南人常被称为“偷驴贼”，那高拱的耳朵也就是驴耳了。

他们相互用“干鱼头”、“偷驴贼”这不雅的外号来取笑对方，不以为忤反以为乐，说到高兴处，两人拍手大笑，几乎从马上跌下来，可见二人的交谊不同一般。

高拱去世后，张居正非常难过，他自称与高拱“三十年生死之交，一旦遂成永隔，刺心裂肝，痛何可言。”

从相互戏谑的愉快和相知的默契来看，这是张居正的由衷之言。

对于他俩的交恶，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，源于高拱的刚愎、褊狭、树敌众多。

入阁后的高拱与赵贞吉犹如两虎相视，时刻窥测对方。

高拱一入阁就兼任吏部尚书，抓住人事大权，以内阁重臣兼管吏部，把行政与人事权集于己手，无所顾忌地用人，这连首辅李春芳都不敢做，高拱却轻易做到了，这在明朝历史上从无先例。

赵贞吉哪能罢休，也以内阁重臣身份执掌都察院，一手把持了监察权，专事纠劾百官——你若随意任用私人，我就劾你个人仰马翻。

人事与监察本是一组互有牵制的职守，由两个互不相让的大臣分掌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。

以高拱的个性哪能容得赵贞吉的干扰，他立即唆使亲信弹劾赵贞吉既平庸又蛮横。

赵贞吉这书呆子还在横与庸的关系上做辩解，哪知高拱下手既快又狠，使对方无还手之力就被罢官。

高拱还利用主管吏部的职权大肆网罗自己的门生，肆意贬斥异己言官，对于共事的阁臣凡是不以为意的，就设障碍，处处刁难。

陈以勤因为高拱“事多忤戾”，主动辞职；李春芳自感不是高拱的对手，辞官回乡；殷士儋则与他大

## <<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>>

打出手。

从隆庆四年到五年（公元1570～1571年），在一年多的时间内，高拱一连赶走陈以勤、赵贞吉、李春芳、殷士儋四位大学士，这在明朝确实罕见，其骄横之状不可一世。

高拱还有极强的报复心理，他与徐阶为敌，祸及无辜。

他再度入阁后，阁内有十名随员是徐阶用过的人，高拱一上任就把他们全都调走，一个不留。

连他的好友刑部尚书葛守礼都看不过去了，劝他对人不能太过分，成大事者要有容人之量。

可是这些话高拱根本听不进去，仍然一意孤行，史书评论他“有所忤，触之立碎，每张目怒视，恶声继之。

”对于同僚动辄加以训斥，高拱已到了劝不得、碰不得的地步。

太常寺少卿欧阳一敬因为得罪高拱，惧怕受到报复，忧郁而死；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听说高拱进入内阁兼管吏部，竟然“惊悸而卒”。

可见高拱的傲慢、专横、跋扈已经使得人人害怕，到了人所共愤的地步。

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查继佐评论当时的六位阁臣时说，徐阶、李春芳颇能礼贤下士，郭朴、陈以勤是忠厚长者，唯独高拱暴躁乖戾，不能容人。

这些老资格的阁臣为政多年，都有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，有什么是是非非并不局限于几个人的恩怨，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还要牵连一大批各自附属的同僚和门生，互相攻讦。

尤其是以纠劾为本务的言官，肆意利用职权，窥测对方的软肋，趁机攻击，弄得是非混淆，黑白难分，一片乌烟瘴气。

……

## <<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>>

### 编辑推荐

明代有种种特点，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！

——梁启超 明王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，能人辈出，群星灿烂，宰辅更是多达一百六十余人，何以在梁启超心目中，要数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？

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，能让同为大政治家的梁启超如此倾倒？

北京读书人VIP俱乐部中国文化讲堂主讲人、明史研究专家刘志琴从历史中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，重现其万历年间的改革全貌。

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，他从寒微中奋起，当了十年首辅，将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，通过修明法度，强化监督，近民便俗，惠农利商，使衰败的王朝一度恢复生机，人称“救时宰相”。

在风云际会中，他刚毅深沉，多谋善断，却又独断专行，用人不当，以致祸起萧墙。

他饱读经书，倜傥豪放，冷峻严酷，威震当朝，却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。

伟大与渺小，无情与重义，拒贿与好谄集于一身，这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张居正。

本书正是以十六世纪宏阔的历史为背景，向人们展现了张居正不凡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开创的不朽业绩。

<<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